

在宥第二

崔嵬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滅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擾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囚殺綽約柔乎剛強廉劇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僂仰之間而弄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憤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擾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肱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 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讎堯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讓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斬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昏昏大亂罪在擾人心故賢者伏處乎大山嚙蕨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

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據臂乎桎梏之間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桎梏也仁義之不為桎梏繫桎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黨矢也故曰絕聖棄知天下大治

郭象註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焦火凝冰皆喜怒并積之所生若乃不離不琢各全其橫何冰炭之有僂仰之間再撫四海風俗之所動也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天而踴躍人心之變靡所不為任而放之則靜而自通治而係之則政而債驕債驕者不可制之勢夫黃帝非為仁義也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見迹見則世必徇之是使物擾也至若堯舜之名皆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故駭者自世世彌駭迹愈粗粗之與妙猶塗之夷險遊者豈嘗改其足哉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所異者時世之名未足以名聖人之實雖有仁義之迹而所以迹者故全也自喜怒

相疑至誕信相讓莫能齊於自得立小異而不止於分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求於是有斬鋸椎鑿之禍雕琢性命遂至於此若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情貴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天下無患矣斯迹也遂擾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是直醜正善徒相引任真者失其據業偽者竊其柄於是主憂於上民困於下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一方復據臂用迹治迹可謂無規而不知恥也桁楊以桎梏為管桎梏以繫桎為用聖知仁義者逮罪之迹迹逮罪民斯尚之高之則矯詐生矯詐生而禦侮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呂惠知註在宥而不治所以不擾人心治而感之則是擾之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莫知其知也上下囚殺至其乘凝冰則非所宜擾者也僂仰之間再撫四海則出入無時也居也淵靜動也懸天憤驕而不可係所謂操存而舍亡者也真人恐學者直以堯舜為未至故又言黃帝以仁義擾人心

其旨在於絕聖棄知非其人有間然也聖  
知不去不能無以仁義揆人心以我有心  
故也有心則有迹不免以身徇天下以至  
於有所謂凶德而去之也自股無肢至規  
法度此以身徇天下者猶不能勝以不能  
絕聖棄知也施及三王則下有禁跖之窮  
凶上有曾史之過善儒墨畢起交相疑欺  
未有得天下之至正者所以性命爛漫百  
姓求竭於是有所錐推鑿之禍不得不然  
也故賢者退伏而避患萬乘彘慄而不知  
所以為之之方凡以不能無為以及其性  
命之情而已今世殊死至刑戮相望三語  
則又非三代之比而儒墨乃離跖據臂於  
罪人之間而欲與之論議是不知恥之甚  
也今欲救之而不反性命之情重之以聖  
知仁義則是遮天之刑增固而不解重利  
禁跖使得為先聲而從之也  
林疑獨註進上者好高排下者趨卑各有  
所制縛所以為囚殺綽約柔乎剛強廉劇  
所以喪真雕琢所以損樸名為治之實有

以櫻拂之也於是有所陰陽之患焦火凝冰  
即躁勝寒靜勝熱之意僥仰之間再撫四  
海言夢寐之頃得天下者如南柯枕中之  
事淵靜即潛默懸天則所係高遠偵驕言  
其縱逸與心猿意馬喻同法始乎伏羲至  
堯舜而述著又述黃帝之述而行之以至  
殷瘦而無肢脛禿而無毛徒能養天下之  
形不能安天下之性憂苦其五藏以為仁  
義矜莊其血氣以規法度陰陽交戰於一  
身其能安於性命乎性命不安其能勝天  
下之情偽乎於是有流放之事施及三王  
則法愈久而迹愈繁故有禁跖曾史之分  
儒墨競起相疑相欺淳風既喪天下衰矣  
性命爛漫百姓竭矣新錐喻仁義繩墨喻  
禮法推鑿喻刑辟皆揆人心之具也故天  
下存春大亂萬乘之君無以安其位矣殊  
死至相望形容囚殺之多而儒墨猶徇仁  
義之迹離跖據臂於其間欲有以救之比  
不知本者也蓋以迹治迹猶以火救火其  
能有功乎接摺校梁也淮南子云大者為

柱梁小者為接摺鑿杓者鑿頭厠木如柱  
頭杓也嚆夫矢之鳴者拊楊因接摺而後  
成桎梏因鑿杓而後立聖知仁義者欲民  
遠罪之迹也民尚迹則矯詐生拊楊接摺  
於是而具唯去其所以揆人心者則天下  
治矣  
陳詳道註孟子論人心曰操則存舍則亡  
莊子論人心曰僨驕而不可係蓋操之而  
不舍者人也放之而不係者天也為治者  
不可以人廢天以人廢天非所以在宥之  
也為學者不可以天廢人以天廢人非所  
以充養之也夫人心排而下之則拘以囚  
進而上之則怒而殺廉而刺之使傷而不  
全離而琢之使文而不質則陰陽之氣泯  
矣其僨也僨其起也驕執而係之使閉而  
不舒則不肖之心應矣仁義內也故愁五  
藏法度外也故矜血氣然仁義行而姦偽  
生法度彰而暴亂作故堯之至治不免四  
凶之誅況三代以下乎夫禁紂貴為天子  
滅復所不為孔墨窮為匹夫而宰相所憚

貴賤之分在行不在位此所以言下有禁  
詔上有曹史也相疑相欺以至春春大亂  
內刑也殊死桁楊外刑也有外鑠則內刑  
至有內刑則外刑作故儒墨起而天下亂  
然後刑戮相望也殊者絕之戮者辱之接  
楮者桁楊之渠接楮非桁楊桁楊因楮楮  
而後具鑠非楮楮因鑠而後成  
聖知仁義非罪惡罪惡因聖知仁義而後  
致故以聖知警接楮仁義警鑠也  
碧虛註人心本靜櫻之而亂排謂毀之進  
謂譽之炎涼其外水炭其內機心一發即  
徧空際成心縱滂甚於奔馬也昔者黃帝  
始以仁義櫻人心堯舜又勤苦以養天下  
為仁義規法度然猶不勝也是以流放四  
凶延及三王天下驚駭儒墨並興相與相  
欺德異而真散知流而民竭故聖賢必處  
以全其生在位者憂危而莫救也法令之  
嚴由於櫻櫻至刑戮交馳於道術之間者  
其精神高論之所致乎始有聖知仁義之  
利終成桁楊楮之害故賢者在位日約

其法味者在位日滋其令治迹澆淳在人  
而已無道之君亦必假聖賢法度以行其  
暴虐豈非曹史為禁詔嚆矢哉  
庸齊云此一段把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合觀尤妙排下者不得志之時心趨向  
下得志則好進不已心愈向上上下下皆為  
因殺自累自苦也剛強之人或為縛約所  
柔項明涕泣於虐美人是也廉劄圭角雕  
琢磨斲少年得志多少圭角更涉世故皆  
消磨了焦火凝水形容其喜怒哀怨一俯  
仰間其心中往來如再臨四海之外言疾  
急如此淵靜喻不動念一起時如懸係於  
天也債同債債驕亢厲之狀係猶制也此  
段撰寫人心最為奇妙股無股胛肉不生  
之意胆無毛勞其足也矜梗其血氣猶云  
榮其內規為仁義法度勞苦如此猶無如  
天下何故有流放之刑四罪而天下咸服  
本榮事而莊子喚作堯此是其辭參差而  
詭詭可觀者也延及三王下而小人則為  
禁詔之行上而君子則慕曹史之名起儒

墨之爭而相疑相讎性命之情到此都狼  
籍了百姓求竭言無以應之也既不勝天  
下逮至於用刑故賢者隱遁而君自勞被  
罪者益衆而儒墨於此時猶高自標致支  
離翹跂於衆罪人之中可謂不知恥也甚  
矣桁楊楮也接楮枘中橫木楔嚆矢今之  
響箭也  
天下不治然後有治之名民心不戢  
然後用威之之術治術之設興於中古  
立法之君而弊於後世徇迹之臣經所  
謂木植之性豈欲規矩鉤絕哉崔覆不  
明人心本具至善乃欲以政治善天下  
之心老聃告以但勿櫻之足矣何作為  
以善之今人心之弊多好抑下尊高所  
以至於爭競囚殺而不知綽約所以為  
柔剛強之道遂廉劄其鋒雕琢其質喜  
怒外觸水炭內攻一點沖和幾何而不  
銷鏢哉況念頭一舉萬水千山淵靜天  
懸不足為喻此所謂債驕而不可係者  
也上古無為君民各適處混茫而得澹

漢馬黃帝為治始以仁義擾人心至堯舜則政治畢具擾之愈深擾之既深犯之必力故不免施四凶之誅而天下大駭惡害相生理之必至者也有不同之治下有不同之德性命爛漫而無以復百姓求竭而無以供於是斬鋸推鑿之禍與天下大亂不可救藥賢者伏處以避禍萬乘憂慄而苟存以至殊死者相枕於道路刑罰不中可知矣而為治者乃始攘臂手捭拮之間謂已足以任繁劇而善治亂也殊弗悟致亂之由實為自召無異置人於墊溺而後褰裳力拯以為恩非唯彼遭困厄而已亦勞且憊矣由是知世所謂聖知仁義未必不為桁楊捭拮曾史揚墨未必不為桀跖利器也道德經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斯為不治之治歟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

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白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頓下風騰行而進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閑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遠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職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

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當我繪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郭註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窈窕昏默皆了無也老莊之所以屢稱無者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任其自動故閑靜而不夫慎內全其真閉外守其分知無涯故敗也極陰陽之原則有官有職但當任之任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身不夫乃能及物也物無窮而人以為終徒見其一偏耳皇王之稱隨世上下得道變之道以應無窮一也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偏不能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反守無心而獨往入無窮遊無極則與化俱日月參光天地為常都任

之也物之去來皆不覺故以死生為一體無往而非存也

呂註空同之上無物而大道之處道為無名之樸故曰質陰陽道之散故曰殘雲氣不待族至益以荒矣則非輔其自然而有以虧之間居三月齋潔之至順下風而進循本以求之治身而可長久者唯道為然是乃問其質也窈冥則無形言所不能論意所不能致而有所謂精者可知言則非其極也必至於昏昏然乃所以為道之極此言道之體無視無聽至乃可長生則與之入道也抱神以靜則形不期正而自正必靜必清言其不可撓而濁之形不勞而全精不搖而復乃可長生矣夫神無形而履物不履於物而反乎無見無知不守其形將安知乎慎內則塞其兌閉外則閉其門此養神而保之之道反是則多知而敗矣人未知道則域於陰陽而未嘗至其原無見無聞無知則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得是而窮之則知天地有官其

官也以此陰陽有藏其藏也在此慎守汝身物將自壯則美為而外求哉黃帝又語以向之所謂無見聞知道之體而已至其用則無見乃其所自見無聞乃其所自聞無知乃其所自知也蓋道之為物無窮無測而遂止於無見聞知則是無窮而以為終無測而以為極也得道者為皇為王以其神明而皇王之所興起也失道者見光為土以其形不出照覆載之間也百昌生土反土以其形而已故余將去汝入無窮遊無極則以為終極者非知我者也與日月參光則其明不息與天地為常則其久無窮當我緝乎不知其為當也達我昏乎不知其為遠也人盡死而我獨存則求之吾身不知何物而可以至於此也萬物之靈唯人為最造化之為人不知幾何而一遇而人之聰明恂達可以與此者又幾何而一遇也而不攷攷焉則彼以慈為寶者固不厭數數言之也

以治天下故言其迹廣成不治天下故言其道黃帝欲取天地官陰陽此至命體神者所為陰陽言其氣天地言其形氣精而形粗精者神之質陰陽者道之殘蓋可問可答者易散而為天地也可官可任者神散而為陰陽也雲氣未族而雨則陰陽失其理草木未黃而落則萬物失其道以至日月昏晦皆非神人之治也問居不以物累三月數之小成至道之精太易也至道之極太極也陰陽生於太易天地生於太極窈冥昏然則未有象數故謂之精謂之極目不亂於色耳不亂於聲故神全不動邪氣不干而形止於一矣無勞汝形老子曰載營魄是也無搖汝精老子曰抱一是也魄者形之主一者精之數學道者當廓其志勿累於形使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則可抱一而體神矣今人死而有升沉之異者由滅神徇形以神從魄故至淪於幽陰化為異物若神全之人雖魄之陰滯將與神為一而無所不之也目無見則內視

耳無聞則及聽心無知則無思故虛自外  
 隔根自內固而形可長生也慎內則真不  
 散開外則虛不入此為道日損之意多知  
 則務日益所以為敗也大明之上顯道也  
 窈冥之門玄德也至陽無陰至陰無陽原  
 者陰陽之本萬物所自出彼物無窮無測  
 而以為終極者以人言之耳皇者王之所  
 自出天道也王者出於皇人道也光以言  
 天土以言地蓋得道者出為王入為皇無  
 所不可失道則有所偏在上見光在下為  
 土而已今天下百昌之物始出於土終化  
 為土土豈有心於物哉人生於無形死於  
 無形豈能係於人間余將去汝言身雖在  
 人間而心已離之而與造物者游矣無極  
 不見其始無窮不見其終門者出入所自  
 野者空曠而無適莫也與日月合其明與  
 天地合其德故至人之心若鏡物來則應  
 物去則忘當我物來也縉乎有係物意連  
 我物去也昏乎有忘物意物之去來皆不  
 覺也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言神人與造化

為一死生不得與之變也  
 詳道註夫天地有官可任而不可違陰陽  
 有職可委而不可離欲官陰陽以遂羣生  
 則是以人御天而逆其自然物幾何而不  
 殘乎老子曰道其夷而民好選又曰益生  
 曰祥苟欲速而益之則子生未孩而始誰  
 雲氣不待族而雨何異乎握苗者哉此所  
 以上悖日月益以荒矣黃帝退捐天下能  
 外物矣未能外生所以問治身之道廣成  
 子告以必靜必清則於外生得之矣故又  
 告以物無窮極也昏點則視聽不可見聞  
 窈冥則搏之不可得也耳目者心之冠故  
 必無視無聽然後抱神以靜動濁者形精  
 之蠹故必靜然後無勞形必清然後無勞  
 精此所以貴閑慎而不貴多知也陽為顯  
 故運於大明之上陰為幽故入於窈冥之  
 間守其一精之至也處其和之至也含  
 德之厚比於赤子精和之至故千二百歲  
 而形未嘗衰夫道前無始而後無終與有  
 數者異上不繳而下不昧與有體者異光

者陽之精土者陰之質失道則上役於陽  
 故見光下制於陰故為上而已萬物生於  
 土又反於土吾將去之也與日月參光則  
 合其明與天地為常則合其德當我縉乎  
 與我合者縉而為道遠我昏乎與我遠者  
 昏而為物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謂彼則盛  
 其枝葉以傷根柢此則深根固蒂以存枝  
 葉也  
 碧虛註有所欲有所取非精妙也乃粗質  
 爾有所法有所治非全真也必傷殘矣自  
 而治天下陽災陰沙二景失明又奚足以  
 語至道哉黃帝退捐天下膝行而問修身  
 廣成始告以窈窈冥冥強名道之精昏昏  
 默默強名道之極不以色為色不以聲為  
 聲故神靜而形正靜則神不勞靜則精不  
 搖不妄視故無見不妄聽故無聞不妄想  
 故無思三者皆真故神住形留也慎內則  
 虛心開外則塞兌蓋懼夫多知之為敗故  
 能超乎陰陽會乎道域也三辰煥明五嶽  
 安鎮天地有官也四時資生萬物結成陰

陽有藏也自治則物化而日強純一則冲  
和之所聚故脩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  
李淳風天元主物簿云千二百謂之大魁  
一曰陰陽之小紀也道本無始豈有終不  
知誰子豈有極上為皇而下為玉域中之  
大也上見光而下為土同一物也萬物自  
生自滅吾亦條來條去太虛之門無窮造  
化之野無極與日月參光不自顯也與天  
地為常不自異也物之當我如絲緒絡然  
而不覺物之速我如暗冥昏然而不知人  
其盡死理當隱景而我獨存吾有不亡者  
是也  
庸齋云官陰陽使陰陽各當其職物之本  
然曰質即前言至道也物之殘謂害物之  
事天地陰陽皆自然之理五穀羣生亦自  
生自遂有心以官之反為物言矣雲不聚  
而雨此有而彼無不待黃而落失時也窈  
冥昏默微不可見無視無聽耳目俱忘靜  
而無為形則自正神必清靜形不勞役氣  
無動搖則可長生今條煉之學原於此無

勞無搖此無與多字同有禁止之意無見  
無聞無知又解無視抱神兩句慎內不動  
其心閉外不使物得以動吾心也不識不  
知而後德全多知則敗事矣大明即太虛  
窈冥即無極言人身自有天地陰陽我之  
天地各官其官我之陰陽各安其所則此  
身可以慎守物皆自堅固物謂我身所  
有之物所守者一而不雜所處者無不和  
順所以千二百歲而形不衰廣成子之謂  
天言其與天合一也物安有窮而人必求  
其所終物豈可測而人必求其所極以有  
涯隨無涯也易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  
是知物無窮無測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  
斯乎亦指無窮無測者言之上為皇下為  
王如天下篇內聖外王皇無為王有為非  
三皇與三代之王也上見光者日月下為  
土者地也言居天地情然無知舉頭但見  
日月低頭但見地而已百物生於土反  
於土神奇臭腐交相化也去汝者離去人  
間無窮之門無極之野言天地之外故可

與天地日月同其長久也繼同冥昏暗也  
當我迎我而來速我背我而去物之去來  
我皆泯然而不知也  
空同一作崆峒司馬善註云當北斗下  
山也爾雅北戴斗極為崆峒山自古雖  
有此山似亦意有所寓斗居天中轉運  
萬化山戴斗極地之中也空同當天地  
之中喻人之一心處中以制外善居之  
者物莫不聽命焉廣成子或云老子亦  
不必泥迹但言古聖人也黃帝往問至  
道答以天地之精渾淪曰質陰陽之氣  
已判曰殘汝所欲問者猶近乎道汝所  
欲官者殘餘而已去道已遠何足議哉  
黃帝退而問居復往問治身之道始告  
以無視無聽抱神正形必靜必清無勞  
無搖至彼陰陽之原修身之道極矣天  
地有官陰陽有藏蓋指身內而言使人  
善求之千二百歲特換人間短景一紀  
之數若要其分靈降氣生化之源則亘  
古窮今可也自有天地陰陽則有人有

物後乎吾身巧歷莫辨斯為無窮無測  
而人以為終為極者以形化觀而不觀  
其不化者耳上為皇而下為王此以得  
道而言不在有位而得也故雖時有不  
同命物之化則一上見光而下為土言

失道之人精魄化燐火骨肉歸塵土是  
為虛生浪死徒勞造化之鼓鑄者也百  
昌之生土反土亦在乎得道失道之分  
道無得失物有去來出機入機所以為  
化余將去汝言我不歸土而昇於太虛  
則與二儀兩曜同其長久矣當我近我  
者絡手與道合也遠我背我者昏手冥  
暗無知也人其盡死謂衆人終於化而  
我獨存此我非九竅百骸之我乃清靜  
明妙虛徹靈通本末之我不可以色見  
聲求是以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也竊  
惟二聖親傳道要具載此章初無甚高  
難行之事易簡明白若此後世薄俗好  
奇尚怪設為存想抽添交媾採取之說  
勞神苦形以求泰定至有以盲引盲聘

水車於火山而弗悟者幾何而不喪其  
所自生哉吁世無真鑒久矣因伏讀廣  
成遺訓得以發余之狂言亦將有以狂  
而取之者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二

形一

武林道士稽

學

在宥第三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適遭鴻蒙鴻蒙方將  
拊髀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曰  
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髀爵躍不輟對  
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  
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  
不調四時不節令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  
生為之奈何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  
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  
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  
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  
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  
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  
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  
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  
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  
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  
鴻蒙曰噫毒哉倦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